

静默如坛，回声如海

或是因为岁月沉浸，北门青灰色的石匾已经隐隐发暗，只需轻触，便能感受到石纹里嵌着的细沙。这些细沙可能是四百年前铁骑经过，扬起而又落入石纹中的尘土；又可能是无数个秋天里，路旁的法桐叶腐烂后渗进石缝的碎末。站在石匾下，不禁想起一部经典文学作品中的一段话句，“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，实际就是地坛”。思绪刚过，满地黄叶竟被一阵风卷着，向我扑过来，叶子边缘的焦痕像被时光炙烤过，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，最终缓缓落在石砖上，一切都像电影情节般被安排得恰到好处。

蹲下身，从石砖上拈起一片相对新鲜的落叶，果真是书中曾提到过的法桐叶。在阳光的透射下，叶脉格外清晰，如同一张被人反复揉皱后又慢慢展平的旧地图。指尖顺着叶脉的走向滑动，原幻想着这是地坛的路线，却又忽而发掘这地图的终点，并非是祭坛中心那方汉白玉——汉白玉太凉，太规整，少了点烟火气——而是学校图书馆里那本似落叶般泛黄的旧书。落叶的泛黄是时光的打磨，书页的黄则是无数次指尖摩挲留下的痕迹。

沿着石板路往里走，道路上的石子偶尔会硌到鞋底，发出轻微的咯吱声。路两旁的法桐树长得高大，枝叶交错着遮了大半个天空，阳光透过叶缝洒下来，在地上织成斑驳的光斑，走几步，光斑就跟着动几步，像追着人跑的萤火虫。“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；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，猛然间想透了什么，转身疾行而去；瓢虫爬得不耐烦了，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，忽悠一下升空了；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，寂寞如一间空屋”，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放慢脚步寻找书中描写的昆虫们。果然，在叶子背面看到一只瓢虫，红底黑斑点，正慢悠悠地爬着，触角轻轻晃动，像是在和叶子说悄悄话。

走到方泽坛时，夕阳刚好斜斜地照在坛墙上，砖缝里的青苔被染成了金绿色。我找了个石阶坐下，看落日，听风声，有时只发呆，“这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”。风又吹来了，带着泥土的腥气和草木的清香，叶片被吹得哗啦响。抬头望向祭坛中心，想象着1975年的某个午后，史铁生摇着轮椅停在这里的样子。他会不会也像我这样，盯着落日看很久？书中写“祭坛石门中的落日，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，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”，此刻的夕阳正把地上的石子、落叶、甚至砖缝里的小土堆都染成了金色，连坛墙上剥落的墙皮，都像缀了层光。

我学着他的样子，把掌心按在地上的光影里，夕阳的温度透过薄薄的布料传过来，滚烫得有些扎手，又带着一种执拗的暖意，像一条不肯愈合的伤口，明明疼着，却又透着活气；又像一条不肯熄灭的火线，哪怕只剩一点微光，也在拼命燃烧。“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，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”，以前读这句话，只觉得是他在感谢地坛的安静，可现在坐在这儿，忽然懂了另一重深意：命运多残忍啊，夺走了他的双腿，让他在最该奔跑的年纪被困在轮椅上；可命运又多温柔，把地坛这样的地方送到他身边，让他能在这满是草木、满是阳光的园子里，把一颗摔碎的心捡起来，一点一点拼好，在旷野般的寂静里，重新长出支撑生命的骨骼。

祭坛四周的古柏长得“粗大到令人心惊”，我走过去抱住一棵，树干粗得两只手都合不拢，树皮皴裂着，摸上去像老人手上的皱纹，深深浅浅，藏着无数个春秋。仰头看，树冠长得极高，枝叶向四周散开，像一把巨大的绿伞，把天空遮得严严实实，阳光只能从枝叶的缝隙里漏下几缕，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影子。史铁生说他“常常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”，我贴着树干站着，却在想“生”究竟藏在什么地方？是柏树根在地下拼命伸展的韧劲？是枝叶在风中摇晃时的生机？还是树皮上那些新生的嫩绿苔藓，哪怕长在干裂的老皮上，也照样鲜活？

正想着，忽然看见一根枝桠上挂着一只蝉蜕，空空的壳挂在那里，风一吹就轻轻晃，寂寞如一间空屋。踮起脚，想把它摘下来，却在蝉蜕旁边发现了一只新生的蝉，浅褐色的身体还带着点湿，正顺着树干上的一道裂缝慢慢爬，背脊上沾着几星月光——原来天已经慢慢黑了，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升了起来，淡淡的光洒在柏树上，给墨绿色的叶子镀了层银边。

那只蝉爬得很慢，每爬一步都要停一下，像是在适应新的身体，可从没有后退过。我看着它，忽然明白了：沉默从不是拒绝，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回答。柏树不说话，却把风暴刻进年轮，把岁月长成参天的模样；史铁生不说话，却把疼痛刻进文字，把勇气写成照亮别人的光；而我这个迟到了几十年的读者，不能像他们那样留下年轮或文字，只能把自己的心跳刻进这地坛的夜色里，刻进每一片落叶、每一缕风声里。

我找了个长椅坐下，学着史铁生写的“把椅背放倒，坐着或是躺着”，抬头就能看见满天的星群——地坛的夜晚真静啊，没有城市里的车水马龙，只有风吹过树叶的“沙沙”声，还有远处偶尔传来的几声虫鸣。我从背包里掏出书，借着路灯的光翻到那两句熟悉的话：“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”、“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”。这两句话像一对翅膀，左边的翅膀托着黑夜，托着那些关于痛苦、关于失去的沉重；右边的翅膀托着黎明，托着那些关于希望、关于新生的轻盈。靠着椅背，感觉自己像被这对翅膀托着，慢慢升起，越过祭坛的高墙，越过茂密的古柏，在这片曾经的废墟之上，看见无数颗星星缓缓升起，亮得晃眼。

夜越来越深，园子里的路灯只剩下零星几盏，昏黄的光在夜色里晕开，像一个个温暖的小月亮。

走出地坛时，护城河的水面泛着月光，几片梧桐叶漂在上面，像被撕碎的信笺，慢慢顺着水流漂远。我掏出手机想拍下这夜景，镜头对准护城河时，却不小心拍到了自己的脸。屏幕中脸色还是有点苍白，眼底还有没消的黑眼圈，但神态中没有了之前的迷茫，多了一种宁静。像地坛的湖水，哪怕有风也只是泛起淡淡涟漪，不会产生大浪。

地坛之于史铁生是废墟，是他摔碎后重新拼凑自己的地方；地坛之于史铁生也是星空，是他找到生命意义的地方。而地坛之于我是回声，是在他的文字里找到共鸣的地方。翻开《我与地坛》到尾页，那句“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”映入眼帘。以前总不懂“欲望”是什么，觉得是贪心，是想要更多的东西，可现在坐在阳台的月光里，看着花盆里的土，忽然懂了。宇宙的欲望，是让每一颗种子都发芽、每一朵花都开放、每一个生命都能好好活着；而人的欲望，不是想要多少财富、多高的地位，而是活下去的执着、爱下去的勇气，是哪怕身处废墟，也能把废墟一寸寸开垦成花园的希冀。

风吹过脸颊，带着阵阵暖意，忽然想起地坛深处的那些声音。落叶的“簌簌”声，古柏的“沙沙”声，还有史铁生留在文字里的，温柔而坚定的声音。再遇到低谷时，只要想起这些声音，想起地坛的夕阳，想起慢慢爬行的蝉，想起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丈量出的辽阔，就会重新生出一种勇气。那是能够在废墟里写下星空，在静默中听见大海的勇气。

北门石匾下的法桐叶还会落，古柏还会在风里摇晃，护城河的水还会顺着时光流，可那些藏在地坛里的勇气 and 希望，会永远都在，会像星星一样，照亮每一个迷茫的人，直到永远。

杨静怡 湖南工程学院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湖南工程学院北校区 19310064915 yangjy@stu.hnie.edu.cn

一个不甘平凡、热爱文学创作的普通人